

风从草原来(小小说)

□多兰

坤都冷河醒来之前,雾先跪下。像一匹卸了鞍的白骆驼,它把前腿折进沙里,用鼻尖轻触水面。河对岸的蒙古包,还浸在淡青色的睡梦里,炊烟却猛地笔直上升,像谁扯起一根雪白的套马杆,把风牢牢套住。

小李蹲在河边刷牙,可漱口的动作和巴雅尔一样——把水吐得又远又潇洒。白沫落在草叶上,如遗落的碎玉。羊群从山坡上漫下来,蹄声柔软,却踏得露水四散——仿佛佛大地在悄悄拆阅一封长信。

小李是沈阳市里派来的技术员,汉族人,却会说一些常用的蒙古语。他教牧民们用太阳能板,巴雅尔教他认草——哪片是羊爱吃的,哪片是药。小李把一株开着黄花的草放进嘴里嚼,苦的,直咧嘴。巴雅尔笑他傻,说那是给马治胃胀的。小李也笑,笑声混着河水的声音,一起流向下流。

小李和巴雅尔之间没有标语、没有仪式,只有一种“把日子并在一起过”的默契。小李带着太阳能板、风力发电机来草原,本是一项“任务”。可巴雅尔没让他当“技术员”,而让他当“家里人”——一起挖坑、一起竖杆、一起把第一束电灯光看成共同的节日。那晚小李帮巴雅尔修好了风力发电机,灯泡亮起的瞬间,巴雅尔的女儿娜仁喊:“汉人叔叔把星星搬下来了!”小李咧嘴大笑,心里第一次没有把“任务”和“人情”分开。他看着灯泡下飞舞的小虫,想起沈阳家里的吊灯——那是他女儿生日时买的,如今大概落满了灰。

夜里,小李躺在蒙古包里,听见远处传来马头琴的声音,像一匹老马在舔舐旧伤口。巴雅尔隔着毡壁说:“小李,明天我们去放马,你骑我的枣红,它认得回家的路。”小李没作声,只是翻了个身,把脸埋进羊毛毡里。毯子上有太阳和奶茶的味道,还有一点

点巴雅尔抽过的旱烟味。上午剪羊毛,小李学得不快,剪子常卡毛。巴雅尔不接手,只在他身后护着羊脖子,低声数“一、二、三”,像给鼓点。小李剪完一只,满头大汗。巴雅尔拍拍他肩:“汉人兄弟的手,也能长出草原的茧。”轮到给太阳能板除尘,巴雅尔爬梯笨拙,小李在下面扶着梯腰,同样喊“一、二、三”。两个人在高处与低处之间完成了角色的对等:没有谁更擅长,只有一起完成。

中午,太阳把影子压成薄片。小李和巴雅尔坐在榆树下分一块奶豆腐。小李咬不动,含在嘴里像含着一块月亮。巴雅尔掰一半给他,说:“汉人牙软,得慢慢磨。”小李回赠他一块压缩饼干,巴雅尔捏了捏,怀疑那不是铁。

小李虽然会讲蒙古语,可带着汉语腔;巴雅尔会说汉语,却常把专业词嚼得走音。两个人就在这种半调子的语言里商量电流、草势、雨情,偶尔卡壳,便用羊鞭在地上画线路图。画到最后,线路图往往变成一幅潦草的地图:哪里是牧道,哪里是沈阳。语言的缝隙没有变成鸿沟,反而成了彼此打趣的由头——“千瓦”被巴雅尔叫成“干瓦”,小李笑得前仰后合;小李把“芡苳草”说成“鸡鸡草”,巴雅尔也笑出眼泪。笑完之后,电流通了,草也长高了。

满达老人是那天晌午到,马车轱辘上拴一串铜铃,响得像河底冒泡。他下车时,腰间挂的旱烟荷包晃了晃,如一尾干鱼。老人进门,先不看人,先嗅空气,说:“屋里煮了手把肉,还添了汉人炖的豆角?”巴雅尔笑,把木墩搬给他,他坐下,小山似的。小李递烟,他摇头,从怀里摸出鼻烟壶,玛瑙的,凑在鼻尖轻轻一吸,打出个喷嚏,震得窗纸抖三抖。他说:“汉人兄弟,你带来的沈阳风,

吹得我鼻孔痒。”众人欢笑,孩子们趁机去摸他马车上的羊毛捆,被他抬手虚打:“别动,那是给你们汉人叔叔带的——白骆驼毛。”

夜里,月亮像新磨的银盘,挂在羊圈棚角。满达老人不睡,拉小李到外面,指着远处黑黢黢的山影:“那后面,是我年轻时走放特(游牧)的地方。汉人兄弟,你们沈阳的楼,有骆驼高吗?”小李想了想,说:“有的比骆驼高,但骆驼会低头,楼不会。”老人点头,忽然用汉语唱:“草原上的风,吹不动石头的梦……”调子却是蒙古长调,尾音像被风撕开的绸。

回屋时,老人塞给小李一个小布袋,里头是磨得发亮的羊拐骨。“给你闺女,”他说,“汉人娃娃脚蹶软,玩这个,跑起来像小马。”小李攥着那骨头,忽然觉得它比任何礼物都沉。

第三日清晨,老人要走。巴雅尔的儿子朝克把新打的奶豆腐装了一褡褙,挂在车轱辘上。小李去送,发现马车后梢插着一根柳条,嫩叶上还滚着露水。老人说:“插柳活,汉人讲究这个。明年它要是绿,你就再回来。”车铃远了。小李回屋,见朝克正把羊拐骨排在窗台上,一颗一颗,像排小小的月亮。

午后,巴雅尔宰羊。羊血淌进铜盆,像一小片暗红的湖。朝克蹲在旁边,用一根根草蘸血,在土墙上画火车。他没见过火车,只听小李讲过:长、会叫、能驮很多人。他画得像一条弯腰的蜈蚣。小李说:“那是沈阳来的东西。”朝克问:“它吃草吗?”阿妈笑出了眼泪,用围裙角擦,擦得脸颊越发明亮。

夜里,小李收拾行囊。朝克把羊拐骨、奶豆腐、一小袋

炒米分三层包好,动作比媳妇还快。他把画火车的墙皮抠下来,碎渣掉了一地,他捧在手心递给我:“叔叔,把这个也带上,沈阳的孩子想看看沙漠的火车。”小李接过来,纸一样薄的土块,心里一股股热。

巴雅尔端来一碗酒,碗底沉着两粒枸杞,像被水养着的红豆。他说:“喝一口,路上风大。”我抿了抿,舌尖先甜后辣,像先碰到沈阳的雪,再碰到草原的风。朝克和娜仁忽然用蒙古语唱起来,声音低低的,像草在夜里的呼吸。小李听不太懂,却听清“沈阳”两个字,像一颗石子掉进井里,回声一圈圈荡开。

黎明前,小李悄悄起身。羊羔在棚里咩了一声,像说“再见”。他走到院外,看见那株满达老人插的柳条,叶子已经打蔫,却仍绿着。他折下一枝,别在衣扣上,像别住一小块草原。

回到沈阳,柳条竟活了。小李把它插在单位后院的花坛里,每天浇一杯自来水。它抽出的嫩芽,像刚学说话的婴孩,带着一点怯,却倔强地绿。

周末,小李把羊拐骨、奶豆腐、炒米装进纸箱,带去女儿学校。孩子们围成一圈,听小李讲他看到的草原。

一个孩子举手:“叔叔,草原离我们有多远?”

小李指了指窗外那株柳条的方向:“风从草原来,叶子从这儿绿。”

“文润西辽河 大美科尔沁” 主题文学征文

树会记得一只鸟的歌

□郭景儒

清晨起床后,我喜欢趴在阳台上,往下观看。

楼前面,几间瓦房坐北朝南,原先是塑料厂的仓库。房子破旧,房顶的部分瓦片已经脱落。有没有人住呢,雨天会不会漏雨?我胡思乱想着。

房子周围有六棵暴马丁香树。花开的时候,两棵开白花,两棵开红花,两棵开紫花,把几间瓦房装扮成白、红、紫三样颜色。常有几只喜鹊在那里飞来飞去,不停地叽叽喳喳。唱的歌,我听不懂,也许是人间烟火的赞歌吧?

院子中间堆着一垛木柴,常见上面摆着两顶太阳帽,一蓝一红,互相依偎在木垛上,晒着暖融融的太阳。像一对夫妻在说悄悄话。

最近一些日子,木垛上空着,未见到蓝红两顶太阳帽,显得异常清静与寂寞。他们的主人是外出,还是生病了?我又免不得胡乱猜测。

几天之后,蓝红两顶太阳帽又赫然躺在木垛上,相互依偎着,仿佛它们从不曾离开过。那一刻,我莫名地心生欢喜。

一个卖烧饼的老人天天来到我们巷子的路边。他身材瘦小,面庞黝黑,胸前带着浅蓝色围裙,他的身后是工地未有建筑物的铁皮围墙,烧饼的香气随风弥漫。市民们嗅着烧饼的香味陆续前来购买,我也停在货摊前买了几个烧饼尝尝,热乎乎的香甜可口,真的很好吃。老人很开心地说,他做烧饼已好多年了。

我问,祖上就做什么?他答,他家的烧饼是祖上传的。我提出要跟他学做烧饼的手艺,他欣然应允,于是我笑,他也笑,心里都不当真。

晨练时路过,我会冲着他的烧饼摊子笑笑,他有时看见我,也有正忙时,看不见。看见了,也只当我是陌生的,回我一个温暖的笑容——来来往往的顾客太多,他不认识我了。但我忘不掉他烧饼的香味,许多小城人也忘不掉。

现在,每次看见老人在那里,心里便会很安然。

卖杂粮煎饼的女人,每到中午时分也会把煎饼摊子摆在我们小区门口。这女人很会做生意,煎饼摊上有嫩绿的小葱和脆生生的生菜,与煎饼搭配着卖。她的煎饼味道独特,且物美价廉。

时间久了,我们也相互认识了,遇到时,我总会向她点头,付之一笑,算作打招呼。偶尔,我也会上前搭讪,与她唠上几句嗑,她知道我是律师,下班时与我打招呼:“郭律师下班了!”

一次出差,一走就是半个多月。回来后,正常上下班,与往常没什么不同。

女人的煎饼摊子,仍然摆在我们小区门口,上面撑着一个伞形帐篷,是防雨防晒用的。没人买煎饼的时候,她便与人闲谈唠嗑,手插兜兜里,看街景。当看见我,女人眼里闪过惊喜,她说:“郭律师,好久没看到你了。”

我愣住,一个人的存在,对他人也重要么?这世上,人来人往,擦肩而过,总有些人会记得你,就像树记得一只鸟的歌那样。



小枣红马

□瓦·阿古拉

在父亲为我挑选的诸多马匹中,最令我魂牵梦绕的,当属那匹小枣红马。与小枣红马相伴,始于我的小学时光。那时的我虽稚气未脱,却总能在春日里,借着雇马、牵马、打猎或是替父亲放牛的契机,纵马驰骋在故乡广袤的甸子上。每当收紧缰绳,伴着马鞍的起伏向前冲去,心中便满是畅快,极目远眺,仿佛天地都在脚下延伸。

上世纪70年代,父亲在生产队分到了这匹小枣红马。父亲爱马如命,从日常饮水到梳理毛发,他悉心照料,对小枣红马的性情与习性,如指掌。放牛时,即便不骑乘,父亲也会将它放在牛群中一同放牧,所以小枣红马比其他马匹更加膘肥体壮、毛色鲜亮。这匹灵性十足的小马,见到旁人总是警惕地扬起尾巴,打着响鼻,轻易不让人靠近;可一见到父亲,就会从荒原远处飞奔而来,亲昵地在父亲身边蹭来蹭去。

父亲对这匹小枣红马宝贝得很,平日里极少让人骑乘,却唯独允许我自由驾驭。我们家地处沙坨子地区,交通极为不便。每当需要采购生活用品,我便骑着小枣红马,一路疾驰前往库伦旗或是远处的供销社。母亲常教导我们:“做事要懂得分寸,为人要心怀包容。”民间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男子汉的怀里骏马奔腾!”那时,我在三里外的学校走读,有了小枣红马相伴,即便是几十里的路程,也仿佛转瞬即逝。拥有一匹良驹,确实能让远方的路途变得不再遥远。

小枣红马是我童年最亲密的伙伴,更是我们全家的珍宝。它那双眼睛总是透着温和与善良,双耳时刻敏锐地捕捉着周围的动静。父亲常对我说:“骑马,关键要摸透马的脾气。若是不了解马的习性,贸然骑上陌生的马匹,很容易出意外。”我的小枣红马,平日温顺优雅,可一旦遇到

陌生人想要靠近,便会连连打响鼻,不停眨动眼睛以示抗拒。在草原上捉它,或是准备骑马出发前,一定要先牵着缰绳走上几步,再翻身而上。否则,它会因突然受惊而一路狂奔,不了解这个习性的人,很容易把它掀翻在地。此外,小枣红马吃草也很有规律,总是在我家西北边的沙坨子或是东南边的小甸子湖边上觅食。

记得一个秋风送爽的清早,因有急事,我在田野里找到小枣红马后,便匆忙上它。谁知,刚行至沙丘上的黄柳丛中,它猛地一甩,将毫无防备的我掀翻在地。这正应了那句俗语:“被驴踢在蹄子上,被马摔在马鬃上”,这也是我第一次被小枣红马摔下马背。

小学四年级那年,学校为庆祝六一儿童节,特意组织了一场赛马活动,父亲早早便替我报了名。比赛前夕,附近的人们纷纷猜测哪匹马能摘得桂冠。当时年仅十二岁的我,带着三岁的小枣红马,满心期待地投入训练。比赛当天,我骑在马背上,紧张又兴奋。赛程是从家乡南放包草原边缘,一直跑到母校附近的荒漠地带。发令声响起,小枣红马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一路遥遥领先,最终一举夺魁。比赛过程中,父亲和乡亲们骑着快马在我身旁飞驰,他们声嘶力竭地高喊着:“快啊,快啊!”“加油!加油!”这声声呐喊,给予我无尽的力量。那时,我们队里来了陈继东、王刚天等十五名天津知青,看着全场年纪最小的我骑着小枣红马夺冠,他们兴奋地将我高高抛起,不住赞叹:“你居然一点都不怕!蒙古族骑马的技术真是绝了!”

小枣红马啊,你真当是万马之中的佼佼者!你的马尾如锦缎般顺滑,奔跑的速度恰似灵动的雄鹿。父亲常说:“了解人的优点,需要长久相处;了解马的长处,只需一日同行。”小枣红马不仅擅长短跑,长

途跋涉也不在话下,而且在旅途中还会“点走”——只要我蹲坐并压住马鞍后壁,它便能走出优雅的步伐。凭借出色的短跑成绩,小枣红马一战成名。父亲又为它报名参加了次年九月在朝鲁吐苏木举行的“9·3”那达慕大会小马比赛。十三岁那年,我再次骑着小枣红马踏上赛场。赛前,我用鲜艳的绸缎精心装饰它的尾巴,在父亲的指导下,悉心照料,每天定时让它食用小米,还坚持进行短跑训练。

比赛当日,六十多匹小马齐聚起跑线,从朝鲁吐苏木驻地向东南的博日很屯进发。我头戴红手帕,骑着装扮一新的枣红马,率先来到起跑线。它耳朵微微颤抖,浑身蓄满力量,我也紧张得心跳加速。这场比赛危机四伏,尤其是起点前方约五十米处,仅有一丈多宽的石桥,对每一匹参赛马和骑手都是巨大的考验。当小马比赛接近尾声,赛马队伍奔腾着进入会场时,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悠扬的歌声在空中回荡。在这场高手如云的比赛中,小枣红马最终获得了第三名。这次经历,不仅磨炼了我的意志,更让我对马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与热爱。

后来,在我师范毕业那年,父亲告诉我,小枣红马被大队卖到了远方。听闻这个消息,泪水瞬间模糊了我的双眼。如今,每当回忆起那段时光,眼前总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小枣红马甩动着飘逸的马尾,身影渐行渐远。而我仿佛又回到了家乡的“必其格图”草原,紧紧握住缰绳,骑着它肆意奔跑,任思绪随着马蹄声飘向远方……

小枣红马,你是一生的骄傲,更是我心中永恒的幸福。



徘徊在故乡深处(组诗)

□罗立国

消失的碾房

碾房里的石磨
像大地一枚纽扣
从未走漏饥饿的风声
深夜放置上面的笤帚或簸箕
诉说乡亲纯朴的规矩

一张石饼和一截石棍
曾称兄道弟
共同见证粗糙的日子
共同喂养干瘪的生活

环形的足迹是执着 是盼头
是种进大地的誓言
是一个时代远去的句号

故乡啊,故乡

那里曾有过彪悍的河流
那里阳光滚烫
落日慈眉善目
月光,挂着方言

一口老土井输送大地的乳汁
努力稀释苦涩
一条麻绳
拉响童年的歌谣
憨实的老屋
装过改变命运的梦

脖颈坚硬的老牛远去了
生锈的犁铧卧在墙根沉睡
留守老人
如故乡的星辰,如一部史书
如心生敬畏
却不能粗略阅读

这辈子
我亲眼看着爹和娘扒开黄土
种上希望 种来种去
直到把自己种进黄土

老屋

老屋静得彻底
静到凝固 比夜更静

如今的老屋
少了两位坚定的守护者
一位是父亲 一位是母亲

父亲走后
丰满的家就瘦了
母亲走后,瘦弱的家就空了

沙子

我的故乡长满了沙子
每一粒都是故事
每一粒都带着个性
迷茫时让我痛过
受伤时让我疼过

故乡的沙子
软的,硬的,干的,湿的
都可以揉进我的眼里
揉来揉去 眼亮心明

杏树

一棵杏树
站在老屋大门旁
守护着手无寸铁的老屋

饱满的果实,砸向院落
能否替代
我对老屋重复的问候

茂盛的杏树
仿佛当年有血,有肉,有骨头
有灵魂的父亲
拉扯幼年时的我们

用诗歌把草原点亮

□包国军

用汉字赞美草原
我的诗行里
飘着青草的芳香
渴望有一天骑上骏马
在梦中的草原纵情奔跑
在你的毡房端起酒碗
像你那般笑容爽朗

噢,草原的兄弟
虽然我穿着西装
心一直在马背上
请原谅
我不会用母语和你交谈
拥抱我
你会感受到赤子心
滚烫滚烫

草原母亲啊
我是你离家很久的儿子
草原的兄弟
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兄长
今夜有谁陪我放歌
我要穿上蒙古袍
在草原一路歌唱
用诗歌把草原点亮

小枣红马,你是一生的骄傲,更是我心中永恒的幸福。

小枣红马,你是一生的骄傲,更是我心中永恒的幸福。

小枣红马,你是一生的骄傲,更是我心中永恒的幸福。

小枣红马,你是一生的骄傲,更是我心中永恒的幸福。